

如烟往事

时光荏苒,弹指一挥间。
11月20日,是铜都铜业(现更名为“铜陵有色”,股票代码000630)在深交所上市26周年的纪念日。作为原铜都公司创始人之一,我感慨万千,铜都股票上市的那些重要历史瞬间至今挥之不去,始终难以忘怀。

——安徽第一家新办股份制企业铜都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设立。1988年,汪洋同志出任铜陵市长后,在全市发起了《醒来,铜陵!》解放思想大讨论,犹如一股春风荡漾在铜陵这座千年古铜都,更是吹醒了中国铜工业发源地的铜陵有色人。1992年5月初,时任铜陵有色金属公司经理刘玉恩同志签发了《关于发起设立铜都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请示》,汪洋市长随即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批复同意。同年6月,安徽省政府体改委以(1992)024号文批准全省首家新办股份制试点企业——安徽铜都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总股本4000万股,其中定向发行内部股800万股;由时任有色公司副经理王开基同志出任董事长,笔者为常务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重大重组“铜都铜业”应运而生。铜都发展当初以“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为创业方向,建了华东首家大型铝型材厂、铜陵首家星级酒店,又与清华大学汽车研究所共同研制中国人自己的“子弹头”微型小汽车(试产销50辆后因特殊原因,被迫下马)。嗣后不久,为筹措项目建设资金,便向省政府专题报告要求向社会公开发行业股票。省政府研究时,已时任安徽省常务副省长的汪洋同志和主管证券业务的副省长宋明同志指出:公司名称叫铜都,但你主业没有铜产业,“名不正言不顺”,必须调整产业结构,以铜为主,并指示“有色公司要抓住时机痛下决心,将刚刚建成的第二冶炼厂电解铜车间纳入铜都”。1995年4月,省发改委将全省1个亿上市

股票上市额度中仅剩的1500万额度全给了铜都。

殊不知,领导们题目好出,下面文章难做啊。当时铜陵有色母公司这个国有老企业离退休人员有26000多人,包袱很重,产业单一,效益不好,有时工资都发不出去,要把唯一的优质资产“二冶电解车间”与铜都重组,领导层意见严重分歧,半年多三次专题研究会议均未达到统一意见。1996年5月,在举旗难定的关键时刻,公司刘玉恩、邹振纲和林玉琼等主要领导同志高屋建瓴,拍板决定去北京向中国有色总公司(刚从冶金工业部分离)汇报。临行之前,我向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任铜陵市市长王盛榜同志汇报,特邀他与也在北京的时任安徽省副省长杨多良同志一并出席,又通过有色总公司办公厅破例安排了省部级领导会商会,议题就是“铜都与二冶重组支持股票上市”。这次省部级高层会商会上,柳暗花明,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支持铜都重组上市,二冶主体资产全部纳入;将国家证监会为“黄山旅游”预留的2000万上市额度全部拨给铜都。铜都上市额度增加至4000万股。一举两得,皆大欢喜。

1996年11月20日,铜都铜业在深圳股票交易所成功上市,这是中国铜业第一支上市股,在全国铜行业和证券界激起巨大反响,坚持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发展,先后与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经贸合作关系,成为安徽省乃至全国铜行业的重要产业基地。昔日的新中国第一座铜矿山,而今的世界500强企业,令我们这个铜陵有色退休老人无限感慨……

往事如烟。感谢当年与我们一起艰苦创业的铜陵有色战友们,感谢800万铜都原始股的股东们;更要感谢关键时刻为我领航、为我助阵,甚至排忧解难的那些老领导们!

祝愿铜陵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这棵长青之树,枝繁叶茂,永葆青春!

□杨晓照

陌上野菊香

□刘峰

晚稻熟时,小野菊纷纷开了。几朵闲云,在蓝湛湛的天空游荡,慵懒的模样,跟村里的几个懒汉一个样。稻子黄在那里,不可能再返青,收多收少一眼就能估计。迟一日、早一天开镰不要紧。

我喜欢秋收。一家人也喜欢。虽然也辛苦,但秋收完后,就是大片的闲散时光。当收割累了,可望一望南飞的大雁,听一听从远处传来的长长的驴叫,瞧一瞧草蜢能否蹦跶出这个秋天,观察一下蛤蟆开始老僧人定似地冬眠。

乡间的一大好处,是空气没有污染,富含氧离子。不但清新,而且芳香。有稻香,有秋草香,有野花香。特别是眼前的野菊,异样芬芳,提神醒脑,让人忘忧,唤醒美好。当吸入这样的花香,即使干活干得气喘,但同时也多吸了几口香气,感觉很值。

菊花开得很真野。坡坡岭岭,沟沟坎坎,细小而紧密,金黄而耀眼。它们延着弯弯曲曲的田埂开着,仿佛给稻田镶上了一道道金灿灿的花边。“野芳发而幽香”,每移动一步,就是一簇野菊,就是一缕花香。这种小野菊的香,显然对空气有一种过滤作用。

我还发现,花香可以舒缓心情,对心理疾病有治疗作用。不信,你瞧瞧:村里因失恋而患上精神病的小芳,正高高兴兴走在田埂上,她一边散步一边歌唱,两颊的潮红退了不少,不时拈一朵花低下头嗅一嗅,显得很开心,病情显然比以前好了。

割谷时,难免连菊棵一道割下。它们夹杂在稻捆里,被运回村庄,最后与稻草一起堆成垛。作为饲料,被牛吃到肚子里,是一种福分——此时的牛,在大雪覆盖的牛棚深夜,反刍芳香的野

花,是否会回忆起一个金黄灿烂的季节,想起蹄印一样深沉的岁月往事?

而作为燃料,袅袅炊烟升起,一株株风干的菊棵与稻草一起点燃,嗅到稻香的人,是否会禁不住朝着田野深处眺望,看见田埂之上站着旧年的自己?!

一直忙到秋收完毕,野菊还在竞相绽放。打谷场安静了,只剩一群麻雀在那里聒噪,从稻垛落到场面,又从场面飞到稻垛。聒噪,让乡村显得更加宁静了。一场秋收结束后,粮食入仓,农具入库,马放南山,牛放西滩。

借着放牧的名义,当年的我,常常随地而躺,仿佛一只大蜜蜂,被千万朵菊花包围。旷野那么大,盛放我,如盛放一只蚂蚁。秋光暖暖淡淡地照着,大地美得无言。我时而迷迷糊糊,时而半梦半醒,时而浑然入梦。什么也不想,什么都爱想。我当时不知道,这一段时光,竟成了一生中最单纯、最闲适、最幸福的时光,永远回不去,无法再拥有。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霜降,所有的蓓蕾都成了花朵,所有的花朵都走向了凋零。

万物静默,乡村在变。长大后,当离开了故乡的土地,我像一只被摘掉缰绳的马,开始了满世界疯跑,并且越奔越远。许多年以后,我才发现:自己的一双腿虽然拔出了故乡,却深深地陷入沼泽一样的乡愁里。成了一种病,思乡的心病。

如今的我,喜欢在秋日回乡。离别前,总会摘下一捧捧野菊花,回城后叫妻子制作菊花枕、菊花茶,缝成一个个香囊悬挂在床的周围,“童心来复梦中身”,以缓解失眠。梦中的我,美美地躺在家乡开满野菊的田埂,头部挨着大地,身上沾着泥土……



早就听说铜陵义安区老洲乡,有一处比光辉村洲头“太阳岛”要大好几倍的金沙滩,位于老洲乡中心村境内的西江边。近日,我们一行5人专程赴老洲乡探寻西江边的金沙滩。这天清晨,我们驱车从城区出发,在城西老洲码头乘轮渡过江,不一会儿,小车就来到闻名遐迩的光辉村洲头的“太阳岛”。当我们走下车,穿过水杉林带,伫立在“太阳岛”沙滩的高处,映入我们眼帘的“太阳岛”金沙滩,早已失去了往日“太阳岛”金沙滩上“纸鸢满天花,江涛惊拍岸”的壮美景象。

铜陵老洲乡,是江水与江沙凝固托起的江心沙洲,古为曹韩、白沙两洲,初现于宋朝,成洲于明代,明朝中后期始有住户。因长江挟带的泥沙沉积,两洲江水退落,洲头上便呈现出漫无边际的沙滩,江水缓缓地向两边分流而去。百年难得一遇的江心洲胜景,是光辉村洲头沙滩呈圆形状散射,使江水、沙滩、蓝天融为一体,蔚然壮观,成就了铜陵美丽的“太阳岛”,也成了铜陵城乡居民春季休闲游玩的胜地。

现在的“太阳岛”沙滩面积昔日缩小了不少,要想再举办像样规模的风筝节也是不可能了。尽管如今的“太阳岛”已失去了“放飞纸鸢”的精彩,但我们5人依然走进沙滩深处,用手中的相机捕捉一些不一样的小景之后,带着一份遗憾的心情离开了“太阳岛”,重新坐上小轿车,沿着西江边的大堤去探寻老洲乡另一处金沙滩。凭着朋友介绍的大致印象,我们将小车停在西江大堤一处的路边,沿着一片成熟黄豆地的地埂,朝着江边方向走去,穿过一片意杨林来到了西江边。我举目眺望,茫茫沙滩,宛如沙漠,令人感叹;奔腾长江,百舸争流,长风浩荡。沙滩不远处,正在觅食休息的近百只白鹭,还没有等我们靠近,惊得展开双翅,一边惊叫着,一边向天空飞去,几位摄影爱好者

菊芋与麦冬

□张凌云

每日走在一条不长的上班路上,能消受一段难得的清闲时光。

原因无他,在于这条路旁有未拆迁的城中村,路边有菜地,随季节变迁种着各类蔬菜瓜果,沐浴在早晨的阳光里,有时还带着露水的味道,会让人有种“阳春布德泽”“朝露带日晞”的感觉,心里暖融融的,沉浸于这一小片田园风光,暂时忘记城市生活的压力和不快。

那日同样如此。当我一路辨识着那些熟悉的农家朋友,如大豆、红薯、丝瓜、茄子时,我似乎又回到了曾经的年少时光。但快到菜地尽头,一片高大的植物挡住了我的脚步。

准确地说是“难”住了我。乍一看像芝麻,但细看不像,没结荚果,且比芝麻要高大许多,有一人多高。于是用形色软件一拍,原来名字叫菊芋。

没见过,小时候家乡好像没有。待有空仔細查阅,得知菊芋又叫洋姜,果实就是我们常吃的洋生姜,埋在地下,所以茎叶上见不到,不过图片显示菊芋开黄花,形似菊花,花开的时候,应该是一片金黄带着幽香,分外妖娆。

奇怪的是我没见过它们开花。难道是春天时没走这条路,或许是经过是熟视无睹,忘记花的存在?带着狐疑与不解,我仍然每日走过这条上班路,从夏天走到了秋日,眼见得菊芋越来越高,高得甚至有些茎叶发蔫下垂,心里也变得有些空落落的,感觉似乎是因为自己愧对于它,才让菊芋失去了昔日的神采。

直到有一天,我见到了另一种也是后来才认识的植物,麦冬。

另一条常走的路上,会见到一种匍匐于地的绿草。起先以为是沿阶草,后来看不一样,叶片更粗壮,且会开花。花呈紫色,一簇簇地挺拔向上,煞是漂亮。其实麦冬与沿阶草挺像,只是没见过沿阶草开花,而麦冬大片大片地开花,让我顿时有了野百合也有春天的感觉,原来,我们早已熟视无睹的那些小草,它们同样有着绚烂迷人的春天。

记不清最早见到麦冬是什么时候,但由于那些紫得纯粹的花朵,让我觉得应该是春天,麦冬应该,也只

那洲、那島、那滩

□詹敬鹏



老洲西沙滩白鹭飞

急忙端起手中的相机,抓拍这一精彩的瞬间。

我也迫不及待地走进沙滩,犹如走进了祖国西北部的大漠,恍惚是我去年8月行走在宁夏沙湖的沙漠上。宁夏沙湖,一边是湖泊,一边是大漠。老洲的西江,一边是长江,一边是沙滩。湖与漠,江与沙,南方与北方,是巧合,还是大自然的恩赐,我就不得所知。于是,我把老洲西江沙滩,取名为铜陵小沙漠。因为我觉得,老洲西江边的这片沙滩,也许是铜陵江岸最大的“沙漠”了。我带着新奇的心情,迈开双脚,踩着松软细柔的江沙,以虔诚的身姿,躬身一步一步地与向往已久的铜陵“小沙漠”零距离接触。我不知道这片沙滩有多大面积,也无法用脚步去丈量它的长与宽。我只是用眼光注视着脚下这片江沙,沙子在阳光的照射下,有银色的,也有淡黄色的,颗粒很细很软,逶迤之处可清晰看到江水退后的波

痕,这波浪是水纹的图案,很有规则,像披在沙滩上的一件精美的织品;我还看到,美丽的白鹭在沙滩上,用双脚轻轻地抚摸着,留下了一行行美丽的脚印,颇有一点韵味。沙滩上,几丛芦苇正迎着江风在摇曳着,与几丛野草绽放的小花遥相呼应,显露出这片金沙滩无限的生命力。

我伫立在“小沙漠”的中央,看着大江上来来往去的船只,揽视着蔚蓝的苍穹,脚下拥有广袤无垠的“小沙漠”波浪,好似一架行云流水的千古鸣琴,在老洲的西江边,正弹拨着大江上的阵阵排浪,而江风的手也正紧握那支如椽大笔,一次又

一次改写老洲金沙滩的模样。如今光辉村洲头“太阳岛”金沙滩,也随着江水的不断冲刷,渐渐失去了昔日的广阔与壮观,却促成了西江边“小沙漠”的形成,这也许就是老洲的“沙缘”吧。

那洲,还是原来的洲;那岛,失去了原来的模样;那滩,却给我们带来了惊奇。不知不觉,时间飞逝。在接近午时,我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老洲西江金沙滩,铜陵的“小沙漠”。在返程的途中,大家都期待着明年的阳春四月,期待着在铜陵“小沙漠”上举办风筝节,再现郑板桥在诗中所描写的美景:“纸花如雪满天飞,娇女秋千打四围,五色罗裙风摆动,好将蝴蝶斗春归。”

